



日知錄

十三經考義

論語 孟子  
爾雅

七

口 12  
3088  
7 上





12  
3088  
7

6.3.27

藏書田

三經考義卷之七

論語

孝弟為仁之本。至秦而大變。然而秦之所以不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故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  
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  
之謂孝弟為仁之本。夫孝弟。秦而大變。夫王之變。然其  
也。使非所安。則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矣。此其後也。  
求仁而得仁。安之也。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安之  
也。使非所安。則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矣。此其後也。  
子張問十世而後。天下不亂。自入。蓋。夫。之。辭。矣。量。子

十三經考義卷之七 論語



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自春秋之并為七國。七國之并為秦。而大變先王之禮。然其所以辨上下。別親疎。決嫌疑。定是非。則固未嘗有異乎三王也。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自古帝王相傳之統。至秦而大變。然而秦之所以亡。漢之所以興。則亦不待識緯而識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此百世可知者也。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此百世可知者也。

媚奧

奧何神哉。如祀竈則迎尸而祭於奧。此即竈之神矣。

詩于

以奠之。宗室。牖下。注。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奧也。李氏曰。戶東而牖西。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之奧。仲尼燕居。祀及尊者常處焉。○曲禮。為人子者。居不主奧。仲尼燕居。以奧作並言。是奧本人之所處。祭時乃奉神於此。時人之語。謂媚其君者。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退之時也。注以奧比君。以竈比權臣。本一神也。析而二之。未合語意。

武未盡善

觀於季札論文王之樂。以為美哉。猶有憾。則知夫子謂武未盡善之旨矣。猶未洽於天下。孟子此文之猶有憾也。天下未寧而崩。史記禘書。封。此武之未盡善也。記曰。樂者象



成者也。又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武王當日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而寶龜之命曰：有大艱于西土。殷之頑民，迪屢不靜，高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視舜之從欲以治，四方風動者，何如哉？故大武之樂，雖作於周公，而未至於世變風移之日，聖人之時也，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劉汝佳曰：揮誅自是聖人所遇，使舜當武之時，亦須征伐。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性之及之，自其從入之異，及其成功一也。人而天，反之性矣。以是而論樂之優劣，其與下以道盡者，何異哉。

朝聞道夕死可矣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

孳，斃而後已。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有一日未死之身，則有一日未聞之道。

忠恕

延平先生答問

門人朱熹元晦編

曰：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

間。自其盡已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莫非大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於事為之末，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曾子答門人之問，正是發其心爾。豈有二邪？若以為夫子一以貫之，旨甚精微，非門人所可告。姑以忠恕答之，恐聖賢之心，不若是之支也。如孟子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皆足以知之，但合內外



之道。使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則非聖人不能爾。朱子又嘗作忠恕說。其大指與此略同。按此說甚明。而集注乃謂借學者盡已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是疑忠恕為下學之事。不足以言聖人之道也。然則是二之。非一之也。慈谿黃氏曰。天下之理。無所不在。而人之未能以貫通者。已私間之也。盡已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忠恕既盡。已私乃克。此理所在。斯能貫通。故忠恕者所以能以貫之者也。

元戴侗作六書故。其訓忠曰。盡已致至之謂忠。語曰。為人謀而不忠乎。又曰。言思忠。記曰。喪禮忠之至也。又曰。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又曰。瑕不掩瑜。瑜

不掩瑕。忠也。傳曰。上思利民。忠也。又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忠之屬也。孟子曰。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觀於此。數者可以知忠之義矣。及身而誠。然後能忠。能忠矣。然後由己推而達之家國天下。其道一也。其訓恕曰。推己及物之謂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之道也。充是心以往。達乎四海矣。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恕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本程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仲弓問仁。夫子告之。亦以敬恕。夫聖人者。何以異於人哉。知終身可行。則知一以貫之之義矣。



中庸記夫子言。君子之道四。無非忠恕之事。而乾九二之龍德。亦惟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然則忠恕君子之道也。何以言違道不遠。曰此猶之云。巧言令色鮮矣仁也。古人語辭云爾。○違道不遠。即道也。違會。獸不遠。即禽獸也。孟子曰。自申之。豈可以此而

疑忠恕之有二乎。或曰。孟子言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何也。曰此為未至乎道者言之也。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仁義豈有二乎。今人謂有聖人之忠恕。有學者之忠恕。非也。蓋得忠恕。方

是聖人。學者所以學為忠恕。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必自天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夫子之教人。文行忠信。而性與天道在其中矣。故曰。不可得而聞。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疑其有隱者也。不知夫子之文章。無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子貢之意。猶以文章與性與天道為二。故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是故可仕可止。可久可速。無一而非天也。恂恂便便。侃侃閎閎。無一而非天也。易言。不亦效言。其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孟子以為堯舜性之之事。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春秋之義。尊天王。攘戎翟。誅亂臣賊子。皆性也。皆天道也。故胡氏以春秋為聖人



性命之文。而子如不言。則小子其何述乎。今人但以繫辭為夫子言性與天道之書。愚嘗三復其文。如鳴鶴在陰。七爻。自天祐之。一爻。憧憧往來。十一爻。履德之基也。九卦所以教人學易者。無不在於言行之間矣。故曰。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由是而充之。一日克己復禮。有異道乎。今之君子。學未及乎樊遲。司馬牛。而欲其說之高。於顏曾二子。是以終日言性與天道。而不自知其墮於禪學也。

朱子曰。聖人教人。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此是下學之本。今之學者。以為鈍根。不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又曰。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讀繫辭。此皆躐等之病。又曰。聖賢立言。本自平易。今推之使高。鑿之使深。黃氏日鈔曰。夫子述六經。後來者溺於訓詁。未害也。濂洛言道學。後來者借以談禪。則其害深矣。孔門弟子。不過四科。自宋以下。之為學者。則有五科。曰語錄科。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



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改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脩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貢。及為石勒所殺。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媿乎其言。

### 變齊變魯

變魯而至於道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變齊而至於魯

者。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 博學於文

君子博學於文。自身而至於家國天下。制之為度數。發之為音容。莫非文也。品節斯斯之謂禮。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記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又曰。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傳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而謚法經緯。天地曰文。與弟子之學詩書六藝之文。有深淺之不同矣。

### 三以天下讓

十三經考義

卷之二

七



皇矣之詩曰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則泰伯之時周  
 日以彊大矣乃託之采藥往而不反當其時以國讓也  
 而自後日言之則以天下讓也猶南宮道謂稷躬稼而有天下當其時  
 讓王季也而自後日言之則讓於文王武王也有天下  
 者在三世之後而讓之者在三世之前宗祧不記其功  
 彝鼎不銘其迹此所謂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者  
 也路史曰方太王時以與王季而王季以與文王文王  
 以與武王皆泰伯啓之也故曰三讓鄭康成注曰泰伯  
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又生文王有聖人表  
故欲立之而未命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采藥太王  
沒而不反季歷為喪主一諱也季歷起之不以采藥太王  
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  
得而稱焉

泰伯去而王季立王季立而文武興雖謂之以天下讓  
 可矣太史公序吳世家云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  
 興古公王迹甚當  
 高泰伯之讓國者不妨王季詩之言因心則友是也述  
 文王之事君者不害武王詩之言上帝臨女是也古人  
 之能言如此今將稱泰伯之德而先以莽操之志加諸  
 太王豈夫子立言之意哉朱子作論語或問不取翦商  
 之說而蔡仲默傳書武成曰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  
 而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仲默朱子之門人可  
 謂善於匡朱子之失者矣  
 或問曰太王有廢長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



志而成之。至於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就使必於讓國而為之，則亦過而不合於中庸之德矣。其為至德何邪？曰：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為，猶王季受之而不為，貪父死不赴，傷毀髮膚而不為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為至德也。其與魯隱公吳季子之事，蓋不同矣。此說本之伊川先生。

有婦人焉。不致王季精之旨，因心與大長也。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陳師誓衆之言，所謂十人皆身在戎行者，而太姒邑姜自在宮壺之內，必不從軍旅之事，亦必不并數之以足十臣之數也。古人有言曰：

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方且以用婦人為紂罪矣。乃周之功業，必藉於婦人乎？此理之不可通，或文字傳寫之誤。漢博士孔衍言：臣祖安國得闕疑可也。書大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蔡氏亦以為亂臣十人。

季路問事鬼神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左右就養無方，故其祭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未知生，焉知死。人之生也直，故其死也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岳，上則為日星。庶幾無媿。衣帶黃可以謂之知死矣。



不踐迹

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所謂踐迹也。先王之教。若說命所謂學于古訓。康誥所謂紹聞衣德言。以至於詩書六藝之文。三百三千之則。有一非踐迹者乎。善人者忠信而未學禮。篤實而未日新。雖其天資之美。亦能聞與道合而足。不學無自以入聖人之室矣。治天下者亦然。故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不然。則以漢文之幾致刑措。而不能成三代之治矣。

異乎三子者之撰

夫子如或知爾之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也。曾點浴沂詠歸之言。素貧賤行乎貧賤。君子無入而不自得。

也。故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去兵去食

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國所以足食。而不待幽土之行也。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國所以足兵。而不待淮夷之役也。苟其事變之來。而有所不及備。則糴鉏白粳。可以為兵。而不可闕食以脩兵矣。糠覈草根。可以為食。而不可棄信以求食矣。古之人有至於張空券。羅雀鼠。而民無貳志者。非上之信有以結其心乎。此又權於緩急輕重之間。而為不得已之計也。明此義。則國君死社稷。大夫死宗廟。至於與臺牧圍之。賤莫不親其上。死其長。所謂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



也。豈非為政之要道乎。孟子言制挺以撻秦楚。亦是可  
以無待於兵之意。以無待於兵之意。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  
去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矢。三矛四戈。五戟。周  
禮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曰。弓矢圍及矛守。戈戟助。是  
也。詰爾戎兵。詰此兵也。踊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鑄兵。  
左氏傳。公十八年。傳。鑄此兵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為兵。如  
信陵君得選兵八萬人。項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見於  
太史公之書。而五經無此語也。國語。以兵為兵。而不以  
以執兵之人為兵。猶之以被甲之士為甲。公羊傳桓公  
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閔公二年。晉趙鞅取晉

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哀公十三年。  
募盪舟。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濊。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正此謂也。漢時竹書未出。故孔安國注。為陸地行舟。而後人因之。王逸注。滅。斟。鄩。氏。奄。若。覆。舟。亦。以。不。見。竹。書。而。強。為。之。說。  
古人以左右衝殺為盪陣。宋書顏師伯傳。軍騎出盪。其  
銳卒謂之跳盪。別帥謂之盪主。陳書高祖紀。盪主戴晃  
崇傳。王勇傳。有直盪都督。楊紇傳。有直盪別將。晉書載紀隴上健兒歌曰。丈八  
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唐書百官志。矢石未交。  
陷堅突衆。敵因而敗者曰跳盪。盪舟蓋兼此義。與蔡姬



之乘舟蕩公者不同

左傳僖公三年

管仲不死子糾十死無當而所繫者在天下。故君臣之分所關者在一身。華裔之防所繫者在天下。故夫子之於管仲略其不死子糾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蓋權衡於大小之間而以天下為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猶不敵華裔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

有謂管仲之於子糾未成為君臣者。子糾於齊未成君。

於仲與忽則成為君臣矣。狐突之子毛及偃從文公在

秦而曰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

漢晉已下太子諸王與其臣皆

糾之臣是以成敗定君臣也可乎。又謂桓兄糾弟此亦

強為之說

論至於尊周室存華夏之大功則公子與其臣區區一身之名分小矣。雖然其君臣之分故在也。遂謂之無罪非也。

予一以貫之

好古敏求多見而識。夫子之所自道也。然有進乎是者。六爻之義至賾也。而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三百之詩至汎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三千三百之儀至多也。而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十世之事至遠也。而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雖百世可知。百王之制至殊也。而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此所謂予一以貫



之者也。其教門人也。必先叩其兩端。而使之以三隅反。故顏子則聞一以知十。而子貢切磋之言。子夏禮後之問。則皆善。其可與言詩。豈非天下之理。殊塗而同歸。大入之學。舉本以該末乎。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觀其會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語德性而遺問學。均失聖人之指矣。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疾名之不稱。則必求其實矣。君子豈有務名之心哉。是以乾初九之傳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古人求沒世之名。今人求當世之名。吾自幼及老。見人所以求當世之名者。無非為利也。名之所在。則利歸之。

故求之惟恐不及也。苟不求利。亦何慕名。性相近也。

性之一字。始見於商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

恒性。恒即相近之義。相近。近於善也。相遠。遠於善也。故

夫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人之生也直。即孟子所謂性善。

人亦有生而不善者。如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知其必

滅。若敖氏是也。然此千萬中之一耳。故公都子所述之

三說。孟子不斥其非。而但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

乃所謂善也。蓋凡人之所大同。而不論其變也。若紂為

炮烙之刑。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此則生而性與人

殊。亦如五官百骸。人之所同。然亦有生而不具者。豈可



以一而聚萬乎。故終謂之性善也。孟子論性。專以其發見乎情者言之。且如見孺子入井。亦有不憐者。噉蹴之食。有笑而受之者。此人情之變也。若反從而喜之。吾知其無是人也。曲沃衛嵩曰。孔子所謂相近。即以性善而言。若性有善有不善。其可謂之相近乎。如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若湯武之性不善。安能反之。以至於堯舜邪。湯武可以反之。即性善之說。湯武之不即為堯舜。而必待於反之。即性相近之說也。孔孟之言一也。

虞仲

史記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

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矣。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為虞仲。列為諸侯。按此則仲雍為吳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也。殷時諸侯有虞國。詩所云虞芮質厥成者。武王時國滅。而封周章之弟於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論語逸民。虞仲夷逸。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即謂仲雍為虞仲。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君吳。不當言虞。古吳虞二字多通用。史記趙世家。吳廣內其女孟姚。索隱曰。不。放。漢書武帝紀。引作不。虞。不。驚。衛尉衙。亦姓。吳。詩。不。吳。不。揚。作。不。虞。不。揚。釋名。吳。虞。也。公羊傳。定。公。四。年。晉。

十三經考異 卷之七 十四



士執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虞本或作吳。石鼓文有吳人。  
注曰。虞人也。水經注。吳山在沂縣西。古之沂山也。國語所謂虞矣。楊用脩曰。吳古虞字。省文。如虞之省為乎。楮之省為祖也。今崑山有浦。名大虞。小虞。俗謂之大吳小吳。  
 竊疑二書所稱虞仲。並是吳仲之誤。又攷吳越春秋。太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則仲雍之稱吳仲。固有徵矣。

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史記。秦

襄王五十三年。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吳祖太伯。故昭

為虞公。後漢郡國志。太陽有吳山。上有虞城。水經注。亦

虞城之書為吳城。猶吳仲之書為虞仲也。杜元凱左氏

注。亦曰。仲雍支子。別封西吳。或立。或卒。子。國章立

聽其言也。厲前。太伯卒。無子。仲雍立。吳。吳仲立。

君子之言。非有意於厲也。是曰是。非曰非。孔穎達洪範

正義曰。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居官則告諭。可以當鞭朴。

行師則誓戒。可以當甲兵。此之謂聽其言也。厲。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王。二十三年。

聖人之道。未有不始於灑埽。應對進退者也。故曰。約之

以禮。又曰。知崇禮卑。王立。古。善。年。惠王三十六年。

○孟子王。子。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

梁惠王不。始。於。灑。埽。而。言。襄。王。依

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

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而孟子書其對



惠王無不稱之為王者。則非追尊之辭明矣。司馬子長亦知其不通而改之曰君。通鑑改孟子作君何必曰利亦以此然孟子之書出於當時不容誤也。杜預左傳集解後序言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為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作書時未卒故謂之今王今按惠王即位三十六年稱王改元。又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立。即紀年所謂今王無哀王也。襄哀字相近。史記分為二人誤耳。秦本紀秦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此稱王改元之證。

又與魏惠王同時。又按子季民安秦惠成王亦與秦惠成王魏世家襄王五年予秦河西之地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今按孟子書惠王自言西喪地於秦七百里乃悟史記所書襄王之年即惠王之後五年後七年也以孟子證之而自明者也據紀年周慎靚王之二年而魏惠王卒。其明年為魏襄王之元年。又二年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又二年為赧王之元年。齊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與孟子之書先梁後齊其事皆合。然孟子在二國皆不久。書中齊事特多。又嘗為卿於齊。當有四五年。若適梁乃惠王之末。而襄王立即行。故梁事不多。謂孟子以惠王之三十



五年至梁者。誤以惠王之後元年為襄王之元年故也。

史記及孟子序說謂梁惠王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其後二十三年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者非。○衛嵩曰。孟子遊歷先後雖不可攷。以本書證之。當是自

孟子為卿於齊。其於梁則客也。故見齊王稱臣。見梁王

不稱臣。宋歸鄒由鄒之任之薛之滕而後之梁之齊。

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而陳惠王卒其即年

不遺親不後君。仁之效也。其言義何。義者禮之所從生

也。昔者齊景公有感於晏子之言而懼其國之為陳氏

也。曰。是可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

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

利。又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

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

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

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

於禮乎。對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

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公室四分。

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

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

於禮不亦遠乎。子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

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

淫。命以坊欲。古之明王所以禁邪於未形。使民日遷善

遠罪而不自知者。是必有其道矣。



不動心自以自其心實其數矣凡人之動心與否固在其加卿相行道之時也枉道事人曲學阿世皆從此而始矣我四十不動心者不動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為也之心之說不市朝之本末然則市朝之刑小刑憲罰中刑狗罰大刑若撻之於市朝即書所言若撻于市古者朝無撻人之事市則有之周禮司市市刑小刑憲罰中刑狗罰大刑扑罰又曰胥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也禮記檀弓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兵器非可入朝之物奔喪哭辟市朝奔喪亦但過市無過朝之事也其謂之市朝者史記孟嘗君傳日

莫之後過市朝者掉臂不顧索隱曰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古人能以衆整如此司市以次叙分行也後代則朝列之參差有反不如市肆者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倪文節思謂當作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傳寫之誤以忘字作正心二字言養浩然之氣必當有事而勿忘既已勿忘又當勿助長也疊二勿忘作文法也按書無逸篇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亦是疊一句而文愈有致今人發言亦多有重說一句者禮記祭義見間以俠鯁鄭氏曰見間當為覲史記蔡澤傳吾持梁刺齒肥索隱曰刺齒肥當為齧



肥論語五十以學易朱子以為五十當作卒此皆古書一字誤為二字之證

蘇文王以百里蘇文王以百里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為此言以證王之不待大爾其實文王之國不止百里周自王季伐諸戎疆土日大文王自岐遷豐其國已跨三四百里之地伐崇伐密自河以西舉屬之周未克商以前無二滅國者但臣屬而已至於武王而西及梁益庸蜀羌梁微盧彭濮東臨上黨豳無非周地紂之所有不過河內殷墟其從之者亦但東方諸國而已一舉而克商宜其如振槁也書之言文王曰大邦畏其力文王何嘗不藉力哉

塵無夫里之布十而後入百而後入夫井田之制

有夫布有里布周禮地官載師職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職曰凡無職者出夫布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昭公二十六年又塵人職掌斂市之歛布總布質布罰布塵布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集注未引閭師文今人遂以布專屬於里

孟子自齊葬於魯

孟子自齊葬於魯言葬而不言喪此改葬也禮改葬總



事畢而除。故反於齊。止於羸。而充虞乃得承間而問。若曰奔喪而還。營葬方畢。即出赴齊卿之位。而門人未得發言。可謂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而身且不行三年之喪。何以教勝世子哉。

其實皆什一也。

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既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蹟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酌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周禮小司徒注。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井牧之法。先古然矣。孔氏信南山。正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夫井田之制。

一井之地。畫為九區。故蘇洵謂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為川為路者一。為澮為道者九。為洫為涂者百。為溝為畛者千。為遂為徑者萬。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則是一王之興。必將改畛涂。變溝洫。移道路。以就之。為此煩擾而無益於民之事也。豈其然乎。周官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為溝。溝上有洫。百夫有澮。澮上有塗。千夫有洫。洫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夫千夫有澮。澮上有溝。而禹之自言。亦曰。濟水之澮。距川。知其制。不始於周矣。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而不在于乎五十七百畝。其五十七百畝。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嘗易也。故曰。其實皆什一也。古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異度數。故史記秦始皇本紀。於改年十月朔。上黑之下。即曰。數以六為



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三代之  
王其更制改物亦大抵如此故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  
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而當日因時制宜之  
法亦有可言夏時土曠人稀故其畝特大殷周土易人  
多故其畝漸小以夏之一畝為二畝其名殊而實一矣  
國佐之對魯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  
豈有三代之王而為是紛紛無益於民之事哉

莊嶽

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注莊嶽齊街里名也莊是街名嶽  
是里名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注云  
六軌之道昭十年又敗諸莊哀六年及陳于嶽注云嶽里

名

古者不為臣不見

觀夫孔子之見陽貨而後知踰垣閉門為賢者之過未  
合於中道也然後世之人必有如胡廣被中庸之名馮  
道託仲尼之迹者矣其始也屈己以見諸侯一見諸侯  
而懷其祿利於是望塵而拜貴人希旨以投時好此其  
所必至者曾子子路之言所以為末流戒也故曰君子  
上交不論又曰上弗援下弗推後世之於士人許之以  
自媒勸之以干祿而責其有恥難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

禮父為長子斬衰三年故公行子有子之喪而孟子與





右師及齊之諸臣皆往弔。

為不順於父母

虞書所載帝曰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  
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是則帝之舉舜在瞽瞍底豫之  
後今孟子乃謂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  
畎畝之中猶不順於父母而如窮人無所歸此非事實  
但其推見聖人之心若此使天下之為人子者處心積  
慮必出乎此而後為大孝耳。與荅桃應之問同。後儒以為實然  
則二嫂使治朕棲之說亦可信矣。

象封有庠

舜都蒲阪而封象於道州鼻亭。

水經注王隱曰應陽縣本泉陵之北部東五里

有鼻墟象所封也山下有象廟後漢書東平王蒼傳注有鼻國名在今永州營道縣北袁譚傳注今猶謂之鼻亭

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誠為可疑如孟子所論親之  
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來何以不在中  
原近畿之處而置之三千餘里之外邪蓋上古諸侯之  
封萬國其時中原之地必無間土可以封故也又攷太  
公之於周其功亦大矣而僅封營丘營丘在今昌樂濰  
二縣界史言其地瀉鹵人民寡而孟子言其儉於百里  
又萊夷徧處而與之爭國夫尊為尚父親為后父功為  
元臣而封止於此豈非中原之地無間土故至薄姑氏  
之滅而後乃封太公邪。周時滅一國乃封一國左傳成  
年秋王師滅蒲姑或曰禹封在陽翟稷封在武功何與



二臣者有安天下之大功。舜固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漢高祖封劉仲為代王。乃是棄其兄於邊。

故象之封於遠。聖人之不得已也。舜之封象異矣。

周室班爵祿

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祿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黃氏曰。鈔讀王制。曰。必本於上。農夫

者。示祿出於農等。而於民上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於民。以

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奪人之君。常多於三代之下矣。

費惠公

孟子費惠公注。惠公費邑之君。按春秋時有兩費。其一

見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

注滑國都於費。今河南緱氏縣。莊公十六年。滑伯注同。

于滑。注滑。周襄公十八年。楚蔦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

費滑。蓋本一地。秦滅之。而後屬晉耳。女叔侯對平公曰。

魏皆姬姓也。其一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齊乘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漢梁相費汎

友為魯大夫。有功封費。因以為姓。在子思時。滑國之費

其亡久矣。疑即季氏之後。而僭稱公者。魯連子稱陸子。

謂齊湣王曰。魯費之衆臣。甲舍于襄賁。而楚人對頃襄

王。有鄒費邾邳。殆所謂泗上十二諸侯者邪。



仁山金氏曰。費本魯季氏之私邑。而孟子稱小國之君。曾子書亦有費君費子之稱。蓋季氏專魯。而自春秋以後。計必自據其邑。如附庸之國矣。大夫之為諸侯。不待三晉而始。然其來亦漸矣。季氏之於魯。但出君而不敢立君。但分國而不敢篡位。愈於晉衛多矣。故曰。魯猶秉周禮。行吾敬。故謂之內也。先王治天下之具。五典五禮五服五刑。其出乎身加乎民者。莫不本之於心。以為之裁制。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孟子荅公都子言義。而舉酌鄉人敬尸二事。皆禮之用也。而莫非義之所宜。自此道不明。而二氏

空虛之教。至於槌提仁義。絕滅禮樂。從此起矣。自宋以下。一二賢智之徒。病漢人訓詁之學。得其粗迹。務矯之以歸於內。而達道達德九經三重之事。置之不論。此真所謂告子未嘗知義者也。其不流於異端而害吾道者。幾希。董子曰。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為一言。以此操之。義之言我也。義字從我。此與孟子之言相發。以紂為兄之子。以紂為弟。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此



以該彼。此古人文章之善。且如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不言臣妻。先王居檣杌於四裔。不言渾敦窮竒饕餮。後之讀書者。不待子貢之明。亦當聞一以知二矣。

才

人固有為不善之才。而非其性也。性者。天命之。才者。亦天降之。下章言天之降才。是以禽獸之人。謂之未嘗有才。

中庸言能盡其性。孟子言不能盡其才。能盡其才。則能盡其性矣。在乎擴而充之。

求其放心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則但求放心。可不

必於學問乎。與孔子之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者。何其不同邪。他日又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所存者非空虛之心也。夫仁與禮。未有不學問而能明者也。孟子之意蓋曰。能求放心。然後可以學問。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此放心而不知求者也。然但知求放心。而未嘗窮中罪之方。悉雁行之勢。馬融亦必不能從事於奕。圍碁人所去三。不問自少。不問自大。不問自高。不問自遠。免死而已矣。則亦不久而去矣。故曰。所去三。







之意與。王去聲。勉去聲。矣。道去聲。夏去聲。言去聲。王去聲。子去聲。聖去聲。之去聲。問去聲。其去聲。師去聲。故去聲。古  
 飯糗茹草士易。陳去聲。重去聲。文去聲。香去聲。赤去聲。龍去聲。危去聲。音去聲。外去聲。知去聲。士  
 享天下之大福者。必先天下之大勞。宅天下之至貴者。必執天下之至賤。是以殷王小乙。使其子武丁。奮勞于外。知小人之依。而周之后妃。亦必服澣濯之衣。脩煩縵之事。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王業之所由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務也。于實。古先王之教。能事人而後能使人。其心不敢失於一物之細。而後可以勝天下之大。舜之聖也。而飯糗茹草。禹之聖也。而手足胼胝。面目黧黑。此其所以道濟天下。而為萬世帝王之祖也。况乎其不如舜禹者乎。朱子語類言舜之耕稼陶漁。夫子之釣弋。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皆賤

者之事。而古人不辭也。有若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子以入齊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此執干戈以衛社稷。而古人所不辭也。後世雖修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為恥。

孟子外篇

史記伍被對淮南王安。引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楊子法言脩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桓寬鹽鐵論。引孟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又引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不思之爾。周禮大行人注。引孟子曰。諸侯有王。宋鮑照河清頌。引孟子曰。千載一聖。猶且暮也。顏氏家訓。引孟子曰。圖影失形。梁書處士傳。序引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廣韻圭字下注曰。孟子六



十四季為一圭。十圭為一合。以及集注中程子所引荀子。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今孟子書皆無其文。豈所謂外篇者邪。史記索  
甫諡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恐是舜生諸馮之  
誤。○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風俗通曰。孟子作書中  
外十篇。詩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  
美周之禮也。闕宮傳引孟仲子曰。是祿宮也。正義引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為說。則又有孟仲子之書矣。陸璣詩草木  
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

孟子引論語

孟子書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載於論語者八。學  
厭而教。不倦。里仁為美。君薨聽於冢宰。大哉堯  
之為君。小子鳴鼓而攻之。吾黨之士狂簡。鄉原  
德之賊。惡。又多大同而小異。然則夫子之言。其不傳  
似而非者。於後者多矣。故曰。仲尼沒而微言絕。  
孟子字樣。九經論語皆以漢石經為據。故字體未變。孟子字多近  
今。如。知。多。作。智。說。多。作。悅。女。多。作。汝。辟。多。作  
避。弟。多。作。悌。彊。多。作。強。之。類。與。論。語。異。蓋久變於  
魏晉以下之傳錄也。然則石經之功亦不細矣。  
唐書言邠州故作豳。開元十三年。以字類幽。故為邠。今  
惟孟子書用邠字。  
容齋四筆言。孟子是由惡醉而強酒。見且由不得亟。並







十三經考義 卷之七  
之菜。本草一名選。一名游冬。易緯通卦驗玄圖云。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乃成。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堪食。但苦耳。又曰。蕁茶。注云。即芳。疏云。按周禮。掌茶。及詩有女如茶。皆云。茶。茅秀也。葉也。蕁也。其別名。此二字皆从草。从余。又曰。蔎。虎杖。注云。似紅草。而龐大。有細刺。可以染赤。疏云。蔎一名虎杖。陶注本草云。田野甚多。壯如大馬蓼。莖斑而葉圓是也。又曰。蔎。委葉。注引詩以蔎蔎蓼。疏云。蔎一名委葉。王肅說詩云。蔎。陸穢草。然則蔎者。原田蕪穢之草。非苦菜也。今詩本蔎作蔎。此二字皆从草。从涂。釋木曰。檟。苦茶。注云。樹小如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今呼早

采者為茶。晚取者為茗。一名蔎。蜀人名之。苦茶。此一字亦从草。从余。今以詩攷之。邛谷風之茶苦。七月之采茶。蘇之董茶。皆苦菜之茶也。詩采苦菜。苦菜正義。曰。此茶也。陸璣云。苦菜生山

田及澤中。得霜。恬脆而美。所謂董茶也。又借而為茶。毒之如。鈴。內。則云。憊。豚。包。苦。用。苦。菜。是。也。

茶。桑柔。湯誥。皆苦菜之茶也。夏小正。取茶。莠。周禮。地官掌茶。儀禮。既夕禮。茵著。用茶。實綏。澤焉。詩。鴟鴞。捋茶。傳曰。茶。萑。苕。也。正義曰。謂蘆之秀穗。茅蘆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茶也。茅秀之茶也。以其白也。而象之。出其東門。有女如茶。國語。吳王夫差。萬人為方陳。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茶。考工記。望而賦之。欲其茶白。亦茅秀之茶也。良耜之茶。蓼。委葉之蔎也。唯虎杖之蔎。與檟



之苦茶不見於詩禮。而王褒僮約云。陽武買茶。張載登成都白菟樓詩云。芳茶冠六清。孫楚詩云。薑桂茶薺出巴蜀。本草衍義。晉溫嶠上表。貢茶千斤。茗三百斤。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後始有茗飲之事。王褒僮約前云。魚鼈烹茶。後云。陽武買茶。注以前為苦菜。後為茗。

唐書陸羽傳。羽嗜茶。自此後茶字。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其後尚茶成風。時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至明代。設茶馬御史。而大唐新語言。右補闕綦毋煟。性不飲茶。著茶飲序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

侵精。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功歸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害遠難見。宋黃庭堅茶賦。亦曰。寒中瘠氣。莫甚於茶。或濟之鹽。勾賊破家。今南人往往有茶癖。而不知其害。此亦攝生者之所宜戒也。

駟

爾雅舒雁鷺。注。今江東呼鴨鴨。即駕字。古加字讀如哥。詩君子偕老之。

並與何為韻。左傳魯大夫榮駕鷺。方言雁自關而東。謂

如子虛賦。弋白鵠。連駕鷺。雙鶴下玄鶴。加。上林賦。鴻鵠。鵠。鴛鴦屬玉。楊雄反離騷。鳳皇翔於蓬階兮。豈駕鷺之能捷。張衡西京賦。駕鷺鴻鵠。南都賦。鴻鵠駕鷺。杜甫。



十三經考義卷之七  
 七歌。前飛駕鷲後鵝鶴。遼史穆宗紀。獲駕鷲祭天地。元  
 史武宗紀。禁江西湖廣汴梁私捕駕鷲。山海經青要之  
 山。是多駕鳥。郭璞云。未詳。或云。當作駕。其从馬者。傳寫  
 之誤爾。漢書古今人表。榮駕鷲。師古曰。駕音加。今本亦  
 誤作駕。○今左傳本亦多作駕。猶下詩兼乘。馮之  
 鵝也。誤作也。



十三經考義卷之七

天保七年丙申季夏 官許  
 同 八年丁酉孟冬刻成

肆書行發

製本所

- 京都京極通松原下
- 勝村 治右衛門
- 大坂心齋橋筋安堂寺町
- 秋田屋 太右衛門
- 江戸茅町二丁目
- 須原屋 伊 八
- 同 横山町三丁目
- 和泉屋 金右衛門
- 同 淺草新寺町
- 和泉屋 莊 次郎



